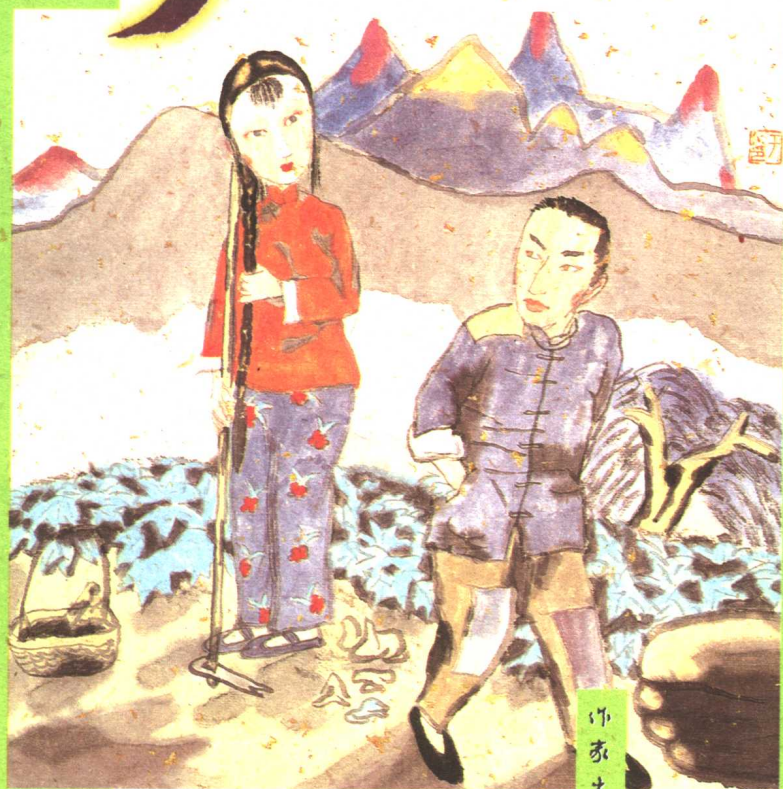


刘育新

系列长篇小说
民国时代

大野



作家出版社

系列长篇小说
民国时代

大野

刘育新

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大野/刘育新著. —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04. 1

ISBN 7-5063-2851-8

I. 大… II. 刘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118761 号

大 野

作者: 刘育新

责任编辑: 罗静文

责任校对: 文 夷

装帧设计: 张晓光

插图: 于 水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389299 (邮购部)

E-mail: wrtspub@public.bta.net.cn

http://www.zuojiachubanshe.com

印刷: 紫恒印装有限公司

开本: 880×1230 1/32

字数: 300 千

印张: 11.25

插页: 11

印数: 001-6000

版次: 2004 年 1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63-2851-8

定价: 23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主要人物表

- 尢柱子 靖远县月亮湾人，后人赘边远县乱石村槐花家，改名崔富贵
- 康志贵 尢柱子大哥，原名大柱，做靖远县副监狱长之前改名康志贵
- 康老勤 尢柱子的父亲
- 康老库 月亮湾的村长
- 球 蛋 原籍怀远县七里村，后流浪到月亮湾，做税务局副科长后改名彭占先
- 槐 花 边远县乱石村村姑，与尢柱子成亲
- 孙六婶子 怀远县七里村人，与货郎福生私奔后，在野马镇开胭脂铺
- 货郎福生 孙六婶子的情人
- 高星星 康志贵妻子，球蛋的情人
- 苏老汉 靖远县月亮湾人，开一小铺，小铺被盗倒闭，流落靖远县城
- 于广银 靖远县监狱长

目 录

第 一 章	送 穷	~ ~ ~ ~ ~	1
第 二 章	笼 火	~ ~ ~ ~ ~	14
第 三 章	砸 庙	~ ~ ~ ~ ~	27
第 四 章	住 店	~ ~ ~ ~ ~	42
第 五 章	打 架	~ ~ ~ ~ ~	52
第 六 章	赌 牌	~ ~ ~ ~ ~	62
第 七 章	蹲 庙	~ ~ ~ ~ ~	75
第 八 章	入 用	~ ~ ~ ~ ~	85
第 九 章	进 祸	~ ~ ~ ~ ~	96
第 十 章	听 声	~ ~ ~ ~ ~	108
第 十 一 章	烧 纸	~ ~ ~ ~ ~	119
第 十 二 章	上 任	~ ~ ~ ~ ~	133
第 十 三 章	食 草	~ ~ ~ ~ ~	148
第 十 四 章	杀 横	~ ~ ~ ~ ~	159
第 十 五 章	审 问	~ ~ ~ ~ ~	169
第 十 六 章	越 狱	~ ~ ~ ~ ~	178
第 十 七 章	失 眠	~ ~ ~ ~ ~	188
第 十 八 章	偈 语	~ ~ ~ ~ ~	198
第 十 九 章	提 亲	~ ~ ~ ~ ~	209

大
野

大野

第一章

送 穷

大
野

茫茫大野的一隅有一大片草木不生的戈壁，荒村就坐落在戈壁的边缘，它有个好听的名字，叫做月亮湾。

月亮湾只有一条短而窄的黄泥村街，村街两旁参差排列着低矮的平顶土房，这里总共住着四十几户人家，还有一座小庙，小庙在村子中间。

民国十三年正月二十九那天，没有一丝风，天气似乎比往日暖和一些，当太阳在东南的天空照耀着大野的时候，村头突然发生了一件不该发生的事。

这天是送穷日，按照这一带传统风俗，村子里家家的大人娃子天不亮就早早地起床，点着菜油灯，用珍贵的黄钱纸或者草纸剪出一个七扭八歪的纸人——那就是所谓的“穷神”了，然后，由一个人端着油灯在前面引路，一个人双手恭敬地捧着纸人，紧跟其后，嘴里不住地念叨：

“穷神爷爷，我家没你的地方，请你走吧！”

“穷神爷爷，我家没你的地方，请你走吧！”

一直将“穷神”送到村街之上，送神的人双膝跪地，用灯火把穷神焚化了，心里的一块石头就算落了地。据说，这样做了，新的一年就会摆脱贫穷，过着人人向往的富裕生活。

夜色朦胧中，家家门口灯火明灭。闹腾一阵之后，小村重新归于沉寂。但昏暗的油灯依然在各家屋里亮着。不久，灰色的天空上残月阑珊，启明星在东天升起，村里就有了鸡鸣犬吠声。

东方的天边渐渐发白，黎明已经来临，洁白的霜地上的烟火痕迹渐次清晰起来。

小村的上空升起了缕缕炊烟。

按照多年的规矩，送穷这一天无论家境如何，所有的人都要吃得饱饱的，而且都要吃软绵绵的白面馍馍，送走了穷神，该过富裕日子了，不吃白面馍馍又吃什么？

住在村西头的康老勤家的早饭也有白面馍馍，还有小米米汤，当然也有萝卜缨子咸菜和辣子。天光早已大亮，一家三口三条光棍，围着破旧的饭桌吃饭，二柱吃得热火朝天。屋里并没有笼火，他却吃得满头大汗。他全然不顾老勤对他射来的凌厉目光，喝米汤喝得“呼呼”山响，大口嚼馍嚼得“吧唧吧唧”的。当他抓起第三个馍馍的时候，老勤的鼻子里“哼”了一声，花白的山羊胡子撅得老高，二柱全然不顾阿爸的不满，咬着馍馍大口吞咽，只三两口，手中的馍馍便无影无踪了。二柱吃得顺口，再一次伸抓馍馍，当他的五个手指已经抓起软软的白馍时，忍无可忍的老勤，怒吼一声：

“放下！”

这一声怒吼之后，是有力的一咳，这一咳竟然咳出一口灰绿色的痰来。老勤觉得一阵轻松，他看到二柱的手僵在那里，又喊了一声：

“放下！”

二柱摔下白面馍馍，嘴里嘟囔着：

“送穷节也不让吃饱！”

老勤花白的山羊胡子颤抖着说：

“照你这么吃法，趁个金山也得吃穷了！”

二柱无言，眼睛盯着白馍馍，伸手拿起木勺，又盛了满满一碗米汤“呼呼”地喝了。喝完一推饭碗，抓起包头的手巾，大步走出了家门。

康老勤斜了一眼二柱的背影，沉重地叹了口气，垂下头去。他喘

气很艰难，嗓子眼里一直有一大口痰堵在那里——尽管他不住地咳——却咳不出来，那痰老是堵在那里，“呼噜呼噜”地响。

三个儿子之中，康老勤最看不上二柱这狗日的，那是个地地道道好吃懒做、游手好闲的东西。

尕柱子已经吃完饭，他仍旧蹲在原处，等着阿爸吃完，好收拾碗筷。

二柱大步走出家门，他一路忿忿地想：天下竟有这样的阿爸，平时过穷日子，连送穷节都不让吃饱，吃不饱是个啥道理？吃不饱是穷的，你越穷穷神就越不离你的家门。于是，二柱得出结论：有这样的阿爸就该一辈子受穷！这个结论让他心里憋闷，直憋闷得喘不过气来。他鼻孔怒张着，像马一样呼出团团白气，向村子东头走去。阳光正灿烂，村头也正热闹。二狗几个人蹲在地上下棋，五七个老汉或蹲或站，在墙根下晒着太阳说闲话。黑力穿着单褂子，正和几个人耍枪。枪头在阳光下闪着寒光。不知为什么，二柱恍惚觉得那光很亲切，以前他也看过黑力他们耍枪，但他对闪光的枪头却没有现在这样亲切的感觉。

二柱无事可做，他想要做点什么事。他不会耍枪，他想下棋又没有人和他玩。他只好蹲在二狗身旁，看他们走棋。二柱觉得自己下五道棋比二狗他们都高明得多，出招也快。他看着二狗好半天也不挪动一块石子，心里替那狗日的着急。一着急他就要嚷嚷：

“二狗，底下的那个子往前上一步！”

二狗好像聋子，根本听不到他的话，仍然低着头，看着地上的棋盘。

二柱又嚷了一句：

“还不上底下的那个子？你这个混人！”

二狗还是不动。二柱站了起来，照着二狗的沟蛋踢了一脚，又骂了一句：

“你这个混人！”

二狗没有反应，二柱觉得没趣，他向黑力走去。黑力已经停止了耍枪，站在树下，一手拄着扎枪，一手用黑糊糊的手巾擦着头上和脸上的汗水，二柱走到黑力身旁问道：

“黑力，你敢和我下棋吗？”

黑力说：“怎么不敢？”

二柱摸了摸棉袄的口袋说：

“我要和你赢钱的！”

“赢钱就赢钱！”

“一局五个大钱。”

“五个就五个！”

黑力说着，用扎枪尖在地上画了一个棋盘：横着五道，竖着五道。二柱看着他画得歪歪咧咧，他想画一个正正道道的，就说：

“给我枪，我画。”

黑力怒道：“你狗日的不想下棋，就给我滚蛋！”

黑力仰仗胳膊粗力气大，动不动就骂人，二柱不理他。二柱没什么事情可干，他只想和黑力下两盘棋，他一心想赢黑力十个大钱。他想棋盘歪一点其实并没有啥关系，也不影响我赢黑力的大钱。

二柱哈腰，从地上捡起五个石子，摆在棋盘的底线上，盯着黑力。他看到黑力用力将大枪插在地上，从矮树上拿起破棉袄，披在肩上，顺手从地上抓过一段枯树枝，“咔咔咔咔”折成五段，二柱听他折得很响，像折断人手指的声音。二柱从来没有听到过折断人手指的声音，但他却想到了那种声音。黑力在二柱对面蹲下，把一段段树枝棍儿摆在棋盘的边线上。

他们谁也没有说话，二柱抢先走了第一步棋。

二柱想，我一定要赢了黑力。赢他两盘，就拿过十个大钱，拿过十个大钱，加上原来的五个，我就有十五个大钱了，二柱长到二十四岁，还从来没有过十五个大钱，他想，今天是送穷节，有了十五个大钱我就不算穷了，我家就算真正送走了穷神。因为他心里老是想赢钱的事，而忽视了下棋的套路。他没想到黑力的棋越走越硬，五个树枝棍儿逼得他的五个石子节节后退。二柱心里怏怏惶惶，想挽救败局，却心有余而力不足。他眼看着自己的石子一个接着一个被黑力从棋盘上拿下去，一连拿掉他四个石子。他只吃掉黑力一根树枝棍儿。

这盘棋输得太惨，二柱想，今天真怪。

黑力的四个棋子有如勇猛的士兵，齐头并进，将二柱惟一的棋子逼到角落里，最后吃掉了那个石子，然后，黑力把硕大的巴掌伸到二柱鼻子下面，晃了一晃：

“钱，拿钱来！”

二柱愣愣地看着那只大手，颤抖着把手伸进怀里，掏出仅有的五个大钱。那铜钱还带着体温。他极不情愿地将铜钱放在黑力的手里，大钱掉进黑力手掌上，发出“哗哗”的响声。

五个大钱交给黑力后，二柱的心里空荡荡的。

二柱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大钱被黑力揣怀里，他说：“我们接着下！”黑力没有说话，只是默默地将树枝棍儿一字摆开。二柱也捡起石子摆好。这回，又是二柱先走，黑力也不计较。二柱因为怀里没有了硬邦邦的铜钱，心里总是空荡荡的，因而他的棋走得很不得力。他想，我一定要赢回输掉的五个大钱。我不能再输了，再输一回我就没有大钱给黑力了，心里这么嘀咕着，不知不觉中，黑力的五个树枝棍儿凌厉地杀了过来，二柱费尽心机抵挡，顾了左边顾不了右边，结果他又输了。

黑力再一次把硕大的巴掌伸到二柱鼻子下面，晃了一晃，说道：

“钱，拿钱来！”

二柱这回没有把手伸进怀里，因为他知道口袋里再没有大钱了，可是，二柱却有了办法，这个办法是他下棋的时候想出来的。二柱不敢看黑力的大手，也不敢看黑力的眼睛，他看着地上的棋盘，慢慢说道：

“我欠你五个大钱，我和你再下一盘，我赢了平账，输了给你十个大钱。”

一听十个大钱，黑力就大声地说：

“狗日的，你摆。”

黑力说话的时候，二柱的眼睛盯着棋盘，棋盘画得歪歪咧咧，看了心里很不舒服。二柱恍然找到了自己输棋的原因，都是因为这倒霉的棋盘。二柱想抹平了这个棋盘，自己重新画一个，画一个方方正正的，只要有一个好棋盘，准能赢这狗日的。但是，他看见黑力已经摆好了树棍，黑力在他的鼻子前面晃了一下大手，催促他说：“狗日的，快摆！”

二柱不敢再提重新画棋盘的事了，因为黑力已经摆好了五个树枝棍儿。二柱只好摆自己的五个石子，二柱摆石子的时候，右手突突地抖个不停。

这个时候，二狗他们偏偏不下棋了，也凑过来看热闹。有几个人围着看，看得二柱心里发慌，他的心“怦怦”乱跳，老是想着这样一句话：这回我可不敢输了，这回我可不敢输了，他一边这么想着，眼睛便蒙眬起来，看到树枝棍儿和石子在模糊不清的棋盘上乱晃乱跳。二狗们跟着瞎喊：“二柱这回又输了！”二柱听了，怒不可遏，骂了声：“不用你狗日的管！”眨眨眼再看，清楚地看到黑力的树枝棍，凶猛地冲刺过来，锐不可当。二柱的石子被黑力一颗一颗捡起，抛向远处。而黑力的树枝棍儿一根也没减少。最后，二柱不见了石子，也不见了棋盘，地上只有五颗树枝棍儿，扎枪一样地刺眼。在二狗们的喊叫声里，黑力的巴掌伸到了二柱的鼻子底下，再看，那手好像比以前大了许多。黑力晃了一晃大手，说道：

“拿来，十个大钱！”

二柱知道自己没有十个大钱，连一个大钱也没有，他慢慢站了起来。黑力也跟着站了起来，黑力是“呼”地一声站起来的。二柱往后退一步，黑力就往进一步，每走一步，黑力就吼一声：

“拿来十个大钱！”

“……”二柱想说点什么，可他却什么也说不出，嗓子眼里好像塞了一团棉花。

后来黑力把二柱逼到墙根下。

黑力问二柱：

“你狗日的给不给钱？”

“我给。”

“拿来！”

“我没有十个大钱。”

“你说你输了给我十个大钱。”

二柱没有说话，他想说：我想我不能输给你，才那么说的。但是他没有说出来。因为谁都知道那不是理由。

黑力又问二柱：

“你狗日的给不给老子钱？”

二柱说：“我给。”

黑力喊道：“拿来！”

“我没有十个大钱。”

黑力瞪圆眼睛吼道：

“你想要赖？”

二柱没有言语，因为他觉得黑力说得对，自己输了钱不给，其实就是要赖。

二狗他们也跟着喊：“二柱耍赖！”

二柱看了一眼二狗，赌气地说：

“耍赖就耍赖，你能怎么着？！”

黑力没想到二柱会这样说，他是最恨耍赖的人，他放低声音说：

“你狗日的耍赖，老子一枪扎死你。”

二柱仍旧没有言语，他想我就是耍赖，你也不会一枪扎死我。

“你狗日的耍赖，老子一枪扎死你。”黑力又这么说了说一句。

见二柱一语不发，黑力被激怒了，他吼了一声：

“二狗，拿枪来！”

二狗愉快地答应一声，回手从地上拔出扎枪，递给黑力。

黑力肚子里有一团火：瞎阿妈对他的漫骂、三女娃对他的不理睬，早晨没有白面馍馍填饱的肚子，还有应该到手的十个大钱，没有到手，所有的事情都令他恼火……黑力双手持枪，把锐利的枪尖抵住二柱的咽喉，说道：

“你狗日的耍赖，老子一枪扎死你。”

二柱说：“你不敢。”

黑力肚子里的火“呼”地一下子蹿到头顶，他喘着粗气说：

“你狗日的说我不敢？”

二柱想：就凭欠你十个大钱，你也不敢杀人，于是又说了一句：

“你不敢。”二柱的话，像鞭炮的引子，引爆了黑力的满腔怒火，他大吼一声：

“你说老子不敢!”

黑力说着，双臂用力向前一推，枪头刺进了二柱的喉咙，而二柱似乎想要说句话，但是他一个字也没有说出来。他觉得喉咙里凉丝丝的，似乎很畅快，他还听到自己的喉咙里发出“噗”的一声，好像嘴里用力吐出什么脏东西似的。他的眼前一片鲜红，旋即便失去了知觉。当黑力把扎枪拽出来时，鲜红的热血跟着喷洒出来。鲜血“咕嘟咕嘟”往外冒，带着腥甜的热气。二柱的尸体并没有倒下，眼睛睁得圆圆的，瞪着黑力。

黑力不敢看二柱的眼睛，他拄着枪，呆呆地站在那里，不知所措。

村头登时一阵大乱。

尕柱子听说二柱出了事，提着斧子去找黑力拼命。他风风火火地闯到那里，却没看到黑力。二柱的尸体横陈在村头的空场上，黑压压一帮人围着尸体感慨地议论，见尕柱子来了，大家都不言声了，默默地给他让开路。尕柱子走到近前，看见二哥包头的手巾上、棉袄的领子上都沾满血迹，血液已经凝固，呈黑紫色。二柱的嘴半张着，像要说什么话，暗淡无光的眼珠，直直地看着天空，空洞而又固执。尕柱子放下斧子，跪在二哥身旁，他想起清早二柱拿起最后一个馍时，阿爸不许他吃，当时自己心里也责怪二柱贪吃，现在二柱永远也不能吃馍馍了，临死也没吃饱肚子，他死不闭目。想到这里尕柱子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。人们静静地看着他哭，没人说话，也没人劝解。尕柱子哭了一气，用手指合上死者的眼睛，站起来身，看了一眼死者，红着眼睛抓起斧子，冲向村西黑力的家。黑力家的木板门已经破旧，尕柱子一脚踢开门闯进屋里，屋里昏昏暗暗，一眼就看到黑力没在家里，灶上清灰冷火，炕上坐着一个瞎婆婆，瘦弱干瘪，堆在炕上，像一团旧抹布。尕柱子站在门口，大吼一声：

“黑力哪里去了?”

瞎婆婆窸窸窣窣抖了一阵，转过头，将空洞的眼睛对着尕柱子无精打采地说：

“一大早就出去要去了。”

瞎婆婆叹了口气，埋怨道：

“不到天黑不回来，天天这样。”

尢柱子回头就走，瞎婆婆还有唠叨：“我说尢柱子，你家送穷了吗？”

尢柱子已经冲到村街。他在想着黑力，黑力不在村头，又不在家里，他能在什么地方？尢柱子这样想着，一边在村街跑，一边向四处张望，他手里提着沉甸甸的斧子。

尢柱子老远看到村长康老库家门前黑糊糊地围着几个人，正在大声地争吵着。尢柱子觉得这些人围在那里，好像与自己有关，就提着斧子闯了过去。围着的几个闲人看到他，往一旁闪了闪，尢柱子看见了五花大绑的黑力，黑力直着脖子对康老库喊：

“你就让我看一眼老阿妈，怎么就不行？”

康老库坚决地说：

“不行就是不行！”

黑力对着康老库喊：

“我又不能逃跑！”

康老库说：“你要是逃了跑我还不管了，可你是自了首……”

康老库想说：你自了首就成了囚犯，成了囚犯就不能随便行动。他咽回下面的话，因为他看见了尢柱子。康老库说：

“尢……”

康老库想说：尢柱子，黑力杀了你家二柱，他来自了首，我要把他送到县上去。他咽回了下面的话，因为他看见尢柱子的手里提着一把大斧子。

尢柱子对康老库说：

“老库叔，我要砍了他。”

康老库说：“不行，他杀了人自有国法处置。”

尢柱子坚定地说：“我要砍了他。”

看着尢柱子手里闪着寒光的斧子，康老库变了脸，大声叫道：

“不许胡来！”

尢柱子大声说：“我要砍了他。”

康老库看见尕柱子的一张脸变得扭曲了。

五花大绑的黑力也看见尕柱子那张扭曲的脸，他向尕柱子走了一步，对尕柱子说：

“尕柱子，你狗日的砍了我吧！”

黑力身后站着二狗，二狗手里牵着一麻绳，麻绳是从黑力身上荡下来的。

康老库看见尕柱子向前走了一步，他黑了脸大叫：

“不许胡来！”

黑力猛地转身，飞起右脚踢翻身后的二狗，然后坐在地上，看着尕柱子的眼睛说：

“尕柱子，你狗日的砍了我吧！”

说完他伸直脖子，放横躺下，泰然地闭上眼睛。

康老库低头想了想，对尕柱子说：“也好。他扎死你二哥，你砍掉他脑袋，以命抵命，合情合理。这样，也省得老子往县上跑了。”

康老库看看尕柱子手里的斧子，又看看他那张扭曲的脸，说道：

“你狗日的就动手吧！”

围观的圈子又紧密了一些，人们个个伸长脖子，瞪圆眼睛看着即将发生的一切，只见尕柱子走近黑力，一边俯下身去，一边双手举起斧子——就像劈柴那样，不过他脚下横着的不是树疙瘩，而是闭着眼睛的黑力。

斧子在尕柱子头上举了好久，却不见劈下来。人们的眼睛都看着尕柱子，看着尕柱子头上的利斧。大家都屏住呼吸，空气静得出奇，每个人都能听见自己的心跳，人们还能清楚地听见尕柱子粗重的呼吸声。忽然，尕柱子放下双臂，把斧子扔到地上，砸出一声闷响。

尕柱子呜呜大哭着跑出人群，人们大大失望了。

康老库看看远去的尕柱子，低头踢了一脚黑力，骂道：

“你给老子滚起来！”

黑力一骨碌爬起身，刚要张嘴，只听康老库说：

“二狗，牵着他回趟家，成全他见一面老阿妈。”

说完，对众人骂道：

“都给我滚!”

众人散开了，边走边议论着。有的说尕柱子太嫩，下不了手，没看到他剁了黑力，真是天大的憾事。有的说，尕柱子没有砍死黑力，对黑力说还是好事，可以回家看一看老娘。还有的人说：尕柱子没有杀死黑力，反倒成全了黑力，一样去死，到镇上去死该有多光彩，赴刑场的路上可以喝上三大碗烧酒，还可以高声唱上几嗓子，英雄一回。后者的话，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，因为月亮湾的年轻人从来就这样认为，活着死了都无所谓，要紧的是英雄一回。

尕柱子在村街上飞快地跑着，他心中悲痛，头脑里一片混乱。他后悔没有杀了黑力，他不知道自己应当干什么好。他穿过村街跑回村头，二柱的尸体还躺在地上，尕柱子看见靠墙立着两块一人高的薄木板，贴着墙根还放着两块木板，木匠高娃告诉他，这两块是村长康老库送来的；那两块是康八老汉让家人送来的。尕柱子看看僵挺的二柱，又看看木板，木板在阳光下白花花地耀眼。高娃还说，村长还关照他给二柱钉一口薄棺材。正说着，又有几个街坊送来木板，尕柱子知道最要紧的是葬了二哥，高娃是村里惟一木匠，村上谁家死了人，都是请高娃制作棺材。现在高娃正在用锯子锯木板，锯子切入木板“哧哧”直响，声音很大，锯末从板缝中冲出来，带着木香在空气里飘扬。尕柱子闻到那气味就想哭。后来高娃“叮叮当当”钉了起来，不到一个时辰，就钉成一口薄棺材。大家七手八脚装了二柱，钉了棺盖，几个人抬到荒野坟地里葬了。

尕柱子从墓地回到家里，天已经黑了，远远地他看到自家窗户隐约透出昏暗的灯光，他顾不了疲劳，也不和别人招呼，小跑着奔向家门。推开房门他看到老父病倒在炕上，康八老汉、高娃阿爸，还有另外两个老汉陪着他说话。

屋子里阴冷昏暗，可以闻到病人呼出的难闻气息。阿爸的嗓子眼里仍然有大口痰堵在那里——却没有了咳的力气，“呼噜呼噜”的。听得出，他呼吸已经很困难。灯光下，阿爸的眼睛暗淡无光，脸色蜡黄，花白的山羊胡子像微风中的荒草，不住地颤抖着。